

独立纵队 苏童上 小堂告诉他表哥，他所以在香椿树街成为光杆司令，主要是处于一个不利的地形。这都要怪他家的房子不前不后，不东不西，孤单档地坐落在化工厂的边门旁，干脆他要是住在化工厂里也行，可他偏偏就住在外面的，这样他既不是化工厂宿舍楼的孩子，也不是葵花里千勇他们那一伙的。他就只有一个人。表哥安慰他说，别怕，有人欺负你就找我。小堂那天跟着表哥在游泳池学游泳，他看着表哥雪白的细瘦的大腿，迟疑了一会儿，说，我对千勇的哥哥提过你的名字，他说他不认识你。表哥有点尴尬，说，谁要他认识我？我是西大街独立纵队的。他看看小堂，突然嘻地一笑，说，你也是独立纵队嘛，回去就告诉他们，谁也别来惹你，你是香椿树街独立纵队的司令。小堂在西大街他姑妈家住了一夜，第二天提着一只西瓜回到了香椿树街。才离开了一天，街道就显得陌生了，桥下水果店的柜台后面出现了一个年轻的从未见过的女店员，她不知在和什么人说话，一边说一边咯咯地放肆地笑着，有个男的半蹲在装满毛桃的箩筐旁边，屁股向大街的方向翘着，小堂看见那个女店员突然挥手在那个屈服上打了一巴掌，啪地一响，小堂忍不住笑出了声，他发现柜台后面的人抬头向他这里张望，就扭过脸快步跑过了水果店。小堂扭着脸笑，他的这种怪模样引起了丰收的注意，丰收正守着他姐姐的凉茶摊子，他惊讶地看着小堂和他手里的西瓜，你脑子坏啦？丰收冲着小堂骂，走路还咧着个嘴笑，偷西瓜啦？小堂指了指水果店，一时不知该怎么描述水果店的事情，就简单他说，打屁股！丰收却仍然瞪着小堂：脑子坏了？丰收虽然以前跟着千勇，但现在千勇把他开除了，小堂现在不怕他，他对丰收说，我的脸归我使用，要笑要哭随我的便，关你屁事！丰收被小堂这句话震住了，他嘴里啧啧地叫了几声，猛地眼睛一亮，对小堂说，你他妈的别神气，千勇要找你算账！小堂这时候已经走到浴室门口了，小堂的脚步应声停顿下来，他站在浴空门口，回头向丰收望了一眼，又望了一眼，丰收埋下脑袋看起了连环画，他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，因此无法判断丰收的话是真是假。小堂环顾着正午时分空寂的街道，一种非凡的勇气从天而降，小堂突然向丰收叫喊了一声，我谁也不怕，我是独立纵队的！临近葵花里的时候小堂听见了一阵熟悉的喧闹声，那种声音由哑铃。石锁落地的声音和男孩们起哄吵闹的声音组成，小堂听见一个男孩尖叫着，开除，开除他！那是千勇的声音。小堂有点心神不定，他看见葵花里的门口有两个男孩守着，一左一右，像是两个哨兵。小堂知道他们确实是千勇的哨兵。葵花里的门上现在有一行字：出入葵花里请出示通行证。那行歪歪扭扭的字当然是出自千勇之手。千勇的哥哥千刚是香椿树街青年的领袖人物，千勇就狗仗人势称王称霸，谁都知道千勇狗屁不如，可谁都知道千刚厉害，所以男孩子们就投靠了千勇，他们觉得投靠了千勇就是投靠了千刚。小堂远远地看见豁嘴叼着香烟走进葵花里，并没有出示什么通行证，豁嘴是千刚的朋友，他不用遵守千勇的规定。小堂知道那种画在硬纸板上的通行证只是针对他们这一拨男孩的，他也知道街上有好多男孩向千勇交了一块钱，得到了那张通行证。丰收曾经问他有没有买葵花里的通行证，小堂说，买它干什么？准要到葵花里去？去那儿就是看千刚他们练身体，又不让你练，有什么用？小堂现在想起了这件事，他情丰收一定去向千勇检举了，如果千勇真的要找他算账，一定与这件事有关。小堂走过了葵花里的大门洞，两个哨兵都比小堂小，其中一个不时地擤着鼻涕，小堂不怕他们。他用眼角的余光向里面瞄了一下，看见千刚他们围着满地的哑铃和石锁，每个人都裸着上身，露出结实的肌肉。他没有看见千勇和他的一帮狗腿子。小堂提着西瓜匆匆地走过葵花里，将装西瓜的网线袋从左手换到了右手。冷不防地他听见了千勇的声音，把他拦住，把他拦住！小堂感觉到从身后卷过来一阵风，一眨眼，千勇和烂泥他们就堵在他面前了。小堂惊慌地靠到墙上，看着千勇，他看见千勇手里甩着一根链条锁，千勇的额头上长了个热疖，上面涂着紫药水。小堂意识到自己的惊慌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，他极力摆出一种轻松的姿态，说，你玩链条锁呀？千勇却不吃这一套，他始终用挑衅的目光瞪着小堂，说，你是化工厂的人吧？是你不让丰收来买通行证的吧，你说要玩去化工厂和宋文他们玩，是你说的吧？小堂惊叫起来，没有，我役说过，是丰收造谣！丰收一贯造谣，你是知道的，他的嘴巴全世界最烂！千勇冷笑了一声，说，那你的嘴巴就干净了？你们化工厂的人嘴巴才是全世界最烂的，你们不是说要消灭葵花里吗？来呀，来消灭啊，什么本事也没

有，鸡蛋还想碰石头，哪天我把你们化工厂孩子的嘴全部用大便堵起来，看你们还嘴硬！烂泥在旁边帮腔说，哪天我带一颗炸弹去你们化工厂，不消一秒钟，你们化工厂就报废了！我不是化工厂的！小堂一着急就口不择言了，他说，你们的眼睛长到屁股上去了？我住在化工厂隔壁，不在化工厂里面。我跟宋文他们没有关系！住在化工厂隔壁就等于住化工厂，你一定是宋文的奸细。千勇仍然气势汹汹地瞪着小堂，他用链条锁的锁头在小堂的下巴上蹭了一下，说，给我从实招来，你是不是宋文的奸细？烂泥这时候在旁边提醒千勇，烂泥说，千勇，他刚才说你眼睛长屁股上啊。小堂一直注意着千勇的链条锁，他知道链条锁能把人的脑袋砸一个窟窿。小堂放下西瓜，将千勇的链条锁往旁边推，他说，我骗你是小狗，我从来不跟宋文他们玩，我瞧不上他们。烂泥先叫起来，花言巧语，骗人！那你今天交代清楚，你为什么不买我们的通行证？你自己不买，还劝丰收也不买。你还是一个教书（唆）犯！小堂不着烂泥，他一直用诚恳的目光看着千勇，他说，我没钱，我妈妈从来不给我一分钱。丰收有钱，他帮他奶奶卖凉茶，有好多钱。千勇嗤地一笑，说，你是猪脑子呀？谁的钱是爹妈给的？都是从家里偷出来的嘛。你不会从家里偷啊？我外公天天在家。小堂说，我没机会偷他们的钱。千勇似乎有点相信小堂的说法了，他把链条锁卷起来放在裤袋里，他的目光落在小堂的西瓜上。一只西瓜折合一块钱。千勇突然说，你要不要用西瓜换通行证，随便你，我不强迫你。烂泥在一边补充说，给你一个机会，这是考验你，你放聪明一点。小堂咬着嘴唇，他的脑袋扭来扭去的，斜着眼睛向哪儿张望着，大约过了一分钟，他说，好吧。你先把通行证给我。千勇从裤袋里掏他的通行证时，小堂的一句话让小堂恼羞成怒，小堂说，这只西瓜一块五毛钱，你还要补我五毛钱。千勇就举起拳头对准了小堂，他说，你敢跟我要五毛钱？你吃了豹子胆啦！小堂是个识时务的男孩，他后来没再坚持要那五毛钱。他把通行证放进衬衣口袋就往前走了。离开香椿树街才一天的时间，街道和街上的人群就显出几分陌生，有些人哭丧着脸，好像家里死了人，有的人表情鬼鬼祟祟，好像刚刚写了反动标语。小堂现在空着手，一只西瓜换了一张葵花里的通行证，这笔交易是否合算，小堂现在还无法估算。下正午时分，一些搬运工人顶着毒辣的阳光从化工厂的边门里推出一车车的樟脑，一路小跑着向河运码头冲去。樟脑刺鼻的气味钻出麻袋，荡漾在香椿树街上，小堂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，两只手轮流驱赶着樟脑的气味，小堂的午睡就这样被樟脑剥夺了。小堂记得他做了一个梦，但是却想不起具体的梦境了，唯一记得的是一面火红的旗帜，帜上写着四个字：独立纵队。小堂放不下这个梦，他在房间里苦思冥想，仍然不能把那个神奇的梦拼接起来，小堂干脆找出一件旧背心，用钢笔在上面写了四个大字：独立纵队。他把背心穿在身上，背对着镜子照那四个字，手写的字无论多好都没有印出来的威风，你要是穿着它出去，别人会笑话的。小堂在镜子前忙了半天，最终还是把那件背心换下来了。小堂的外公还在竹制的躺椅上打呼噜，躺椅正对着大门外的街道，加上外公睡觉的时候有一只眼睛总是半睁着，看上去仍然饶有兴味地监视着街上的行人。小堂走到门边，听见外公的呼哈突然卡住了，他下意识地往后面缩了一下，回头一看，外公还在睡，小堂注意到外公宽大的裤衩起了不该有的褶皱，他的干瘪的睾丸部分又露在外面了。小堂担心门外的路人会看见它，又不想为这事叫醒外公，俗话说急中生智，小堂一着急就到筷桶里拿了一双筷子，小心地提着筷子替外公把裤衩整理好了。外公翻了个身，对小堂的做法一点也不领情，他说，不准出去，小心他们又欺负你。然后就又打开了呼噜。小堂倚着门，看着那些搬运工人在烈日下劳动。两个食堂的师傅抬着一桶什么东西来到厂门口，小堂知道那是提供给搬运工的冰冻绿豆汤。小堂认识那个胖的食堂师傅，他从厨房里拿了一只碗，匆匆地跑过去，把碗塞给胖师傅。但胖师傅却把碗推开了，对小堂不耐烦他说，剩下了才能给你。小堂觉得没面子，但他还是耐心地站在一边等。他看见宋文的自行车突然从大街上拐了进来，自行车后面坐着小北京。他们跳下了车，两个人看上去都是满头大汗的，小北京的右手不知什么时候上了石膏夹板，看上去就像《红灯记》中的王连举。小堂以前总是主动地招呼宋文，而宋文对他一向是受理不理的，这次不同了，小堂反剪着手拿着他的碗，一条腿还满不在乎地抖动着。小堂想他何苦总是去拍他们的马屁，当你成为独立纵队后是不需要同党的，可是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奇怪，宋文从来都不爱搭理小堂，那天却忽然向小堂招了招手，用一种非常亲切的口气说，小堂你跟我们来！小堂

意外地看着宋文，他把手里的碗扣在头上，又拿下来，嘴里咕哝道，来干什么？你们请我吃冷饮吗？小北京说，让你来你就来。我们那里冷饮多的是，没人吃。宋文说，来呀，我有事要问你。小堂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尾随着他们走进了化工厂的边门。他们经过仓库，向宿舍区走去。小堂始终和宋文他们保持着一米左右的距离，小堂一路走一路问，找我干什么？那天厂里放电影，我让你们带我进去，你们不理我，现在找我干什么？小北京回过头皱着眉头，说，罗嗦什么？你是妇女呀？有事就是有事，没事找你干什么！小堂站住了，他看着宋文把自行车放进了车棚，小堂抬头看了看车棚上方的三层楼楼房，那就是化工厂的宿舍，小堂知道宋文家住二楼，小北京就住一楼。小堂想起来文家的那台电视机，不知道白天有没有节目，他就提示性地说，宋文，去你家玩吧。宋文锁好了自行车，将带有金鱼形坠子的自行车钥匙摊在手上，转了一下，然后他对小堂说，跟我们来。宿舍楼里光线很暗，楼梯上堆满了各家的杂物。小堂把碗放在谁家的纸箱上，空着手跟宋文他们往楼上走。他们走过了二楼，小堂说，不对，你们去哪里？宋文说，去我们司令部，司令部在三楼，小堂一下就愣在楼梯上了，你们也有司令部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小北京回过头瞪着他，说，你别装蒜，我们早就有司令部，你是来过的。小堂这下明白了，他知道小北京指的是一间废弃的厕所，那间厕所下水道坏了，被宿舍里的人封起来，当了储藏间，去年有一天宋文在杂货店买了六只拖把，小堂正好路过那里，是他帮宋文把其中三只拖把送到那间旧厕所去的。小堂是被宋文推进旧厕所里面的，这一瞬间他后悔了，他知道上当了，可后悔有什么用？他看见储藏间里有五六个男孩等在那里，他们是在等着宋文和小北京，不，小堂其实已经意识到他们是在等他，他看见了墙上用墨水写的标语：叛徒沈小堂公审大会。沈小堂这三个字就像街上布告栏里的杀人犯的名字，被谁用红墨水打了个叉叉。小堂发出了一声狂叫，他拼命想挣脱宋文的两只手，但里面的化工厂的孩子一拥而上，有个戴眼镜的孩子用一团线塞进了小堂的嘴里。小堂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，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，惊慌之中他只是一遍遍地尖叫着，你们弄错了，我不是叛徒！小堂知道他们听不清自己的声音，但他还是尖叫着，你们别胡闹，我不是叛徒！

是宋文把小堂嘴里的线团掏出来的，宋文对他的人说，我们要听他坦白，不能堵他的嘴。宋文又对小堂说，你给我放老实点，你要是再敢乱叫乱喊的，我就用樟脑丸塞你的嘴：宋文从一只塑料袋里拿出几颗樟脑丸，让小堂看，他说，你是知道的，吃下樟脑丸你就变成一个白痴了，你说，你还叫不叫了？小堂大口地喘着粗气，他说，我不叫了，可你们不能冤枉人，为什么把我当叛徒？为什么开我的公审大会？你们先要向我说清楚。宋文向其他男孩看了看，表示审问开始了。宋文清了清喉咙，说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你要老实交代，第一个问题，昨天一天你去哪里了？小堂说，我去我姑妈家了，夜里就住在她家。你们管得太宽了，我不能去我姑妈家吗？你还嘴犟？小北京几乎是扑过来，用左手点着小堂衬衣的口袋里，他说，这是什么？掏出来给大家看，掏出来就真相大白了，什么姑妈不姑妈的，你是跑到葵花里去告密了！旁边有人抢先替小堂掏出了那张硬纸板，是千勇手写的葵花里的通行证，那个男孩怪腔怪调地念着：葵花里通行证。有效期1974年8月。过期失效。小堂这时有点明白他的处境了，小堂又大叫起来，是他要给我的，不是我向他要的。宋文说，那不说明什么问题，你有葵花里的通行证，就证明你当了叛徒。证据确在（凿），你还狡辩什么，你还想富于（负隅）顽抗？小堂一急眼泪又不听话地流了出来，他说，什么呀？你们连什么是叛徒都弄不清楚，还在公审叛徒呢。我不是你们一伙的，你们从来不限我一起玩，我怎么是你们的叛徒呢？你们这是乱扣帽子。宋文无疑对小堂的抗辩是有准备的，他说，我就知道你这样洗清自己的罪名，你说你不是我们的人，那我问你，你住在化工厂的隔壁不会错吧？葵花里离你家有三百多米呢，你去投靠他们，就是对我们司令部的出卖，出卖就是叛徒！小堂不停要摇头，他说，你说什么呀，我怎么出卖你们了？你们从来不搭理我，你们整天于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，怎么出卖你们？我没有你们的情报呀。小北京站在一边怒视着小堂说，还在装蒜，你怎么没有情报？天天在厂门口东张西望的，不是刺探情报是于什么？我问你，你有没有把我们司令部的名单交给千勇？小堂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，他说，什么名单？我根本不知道你们有

### 独立纵队1.txt327

多少人，你们化工厂的人都不爱搭理我呀。宋文说，我们不搭理你，你就可以当叛徒了？嘿，你当叛徒倒当出个理由了。我看你就是对我们化工厂司令部怀恨在心，所以当了叛徒，对不对？小堂先是点头，很快他意识到不该这么诚实地对待宋文的审问，于是他又摇头，他说，反正我不是叛徒，我从来不是你们这一帮的，我也不是千勇他们那一帮的，我怎么会是叛徒？宋文似乎对小堂的这番辩解很感兴趣，他瞪着小堂，你说什么？你不是我们这一帮的，你又不是千勇他们的人，那你是哪一帮的？小堂迟疑了一会儿，小堂的脑袋痛苦地垂下来，轻声而坚决他说，我是独立纵队。废弃的厕所里顿时骚动起来，所有的男孩都对小堂的供词表现出某种好奇和热情，小北京过来托着小堂的下巴说，你说你是独立纵队的，快说，你有几个人？都是谁在你的独立纵队里？小堂沉默着，他不想回答。小堂这时不再哭了。勇气和豪情突然赶走了心中的恐惧，独立纵队--对这个番号的热爱使小堂的眼中掠过一道明亮的光芒，他抹抹额头上的汗，又撩起衬衣擦干了眼睛，看着化工厂的孩子一个个围过来，小堂猛地大叫一声，你们都是笨蛋，独立纵队只有一个人，就是我一个人！小堂为他的突如其来的勇气付出了代价，宋文他们先是愣怔着，很快他们被小堂激怒了，他们认为小堂在耍弄他们。小北京说，揍他，这个叛徒，胆敢耍弄我们，狠狠地揍他！不知是谁的声音在小堂的身后一遍遍地重复着：严刑拷打，严刑拷打！小堂转过脸想寻找那个声音的来源，可是宋文一把揪住了他的头发，宋文的表情很严峻，他说，快招，你的独立纵队到底有多少人？你不老实我就把你吊起来了！小堂的脑袋在宋文的手中沉浮，小堂说，你别抓我头发，你抓我头发也一样，我就一个人，一个人也可以成立独立纵队，你们懂不懂？宋文这时猛地松开了手，将小堂撞到墙上，他拍了拍手上的头屑，说，拿绳子来，把这个叛徒吊起来！

他们将小堂悬吊在横跨空中的水管上。小堂脚一开始还蹬踢着，一开始他觉得身子的坠落使他疼痛难忍，渐渐地就觉得他是在向屋顶上浮升了，他看见化工厂的男孩们围着他嚷嚷着，挥舞着手臂。鞋底还有拖把。在半空中小堂的恐惧感奇异地消失了，他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了，耳边涌动的是一种类似风吹红旗的声音。他看见了那面红旗，他看见了红旗下排列整齐的队伍，是他的队伍。他看见一条巨大的横幅，横幅上写着威风凛凛的四个大字：独立纵队。小堂在这个瞬间清晰地重温了中午午睡时的梦境，这是他的独立纵队。这就是他的队伍。这就是他的人马。小堂热泪盈眶。小堂的脸俯向他的队伍，露出了狂喜的笑容。小堂被缚的身于开始在男孩们的头顶上向上腾跃，宋文他们有点惊愕地仰望着小堂，他们注意到他的手臂，主要是他的手臂在绳索中挣扎上升，一次次地挥举，小北京叫起来，他要喊口号，快把他的嘴堵住！他们从拖把上拽下了一些布条，他们手忙脚乱地用布条往小堂的嘴里塞，但是小堂的欢呼声已经喷磷而出，小堂的欢呼声已经尖利而响亮地在废弃的厕所里回荡起来：独立纵队成立啦纵队成立啦成立啦。

\*\*\*此文原载于大家 1 9 # #,5 【文学视界(<http://www.white-collar.net>)编辑整理】